

#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文明小史 第六十回 一分禮聳動骨董名家 半席談結束文明小史

話說北京政府，近日百度維新，差不多事都舉辦了。有些心地明白的督撫，一個個都上條陳，目下有樁主要至緊之事，是什麼呢？就是「立憲」。「立憲」這兩個字，要在十年前把他說出來，人家還當他是外國人的名字呢。於今卻好了，士大夫也肯瀏覽新書，新書裡面講政治的，開宗明義，必說是某國是專制政體，某國是共和政體，某國是立憲政體。自從這「立憲」二字發見了，就有人從西書上譯出一部憲法新論，講的源源本本，有條有理，有些士大夫看了，尚還明白「立憲」二字的解說。這時兩湖總督蔣鐸上了個籲請立憲的折子，上頭看了很為動容，就發下來叫軍機處各大臣議奏。可憐軍機處各大臣，都是耳聾目花的了，要想看看新書，明白點時事，也來不及了，仍舊收買骨董，跟著紅綠貨吸鼻煙。此番上頭下這個折子來，叫他們議奏，正如青天霹靂，平地風波，這卻怎麼好呢？少不得請教那些明白時事的維新黨。於是乎就有外洋留學回國考中翰林進士的那班朋友，做了手折，請他們酌奪，以副殷殷下問之意。這些手折上的話，大半用的日本名詞，那些軍機大臣連報都不看的，見了「目的」、「方針」那種通用字眼，比三代以上的文字都還難解，只得含含糊糊奏覆了，無非說立憲是樁好事就是了。外邊得了信息，便天天有人嚷著「立憲，立憲！」其實叫軍機處議奏的，也只曉得「立憲，立憲！」軍機處各大臣，雖經洋翰林洋進士一番陶鑄鼓鑄，也只曉得「立憲，立憲！」評論朝事的士大夫，也只曉得「立憲，立憲！」「立憲，立憲！」之下，就沒有文章了。又過了差不多一年了，軍機處幾個老朽告退了，撤換的撤換了，別換一班新腳色，一回立了外務部，一回立了警察衙門，一回立了財政處，一回立了學部，這立憲的事也就不須與緩了，上頭究竟聖明不過，曉得立憲這樁事不能憑著紙上空談的，必須要有曾經考察過的，知道其中利弊，將來實行之際，才不致礙手絆腳。所以下了一道諭旨，派某某出洋考察政治，是為將來立憲伏下一條根。這欽派出洋考察政治大臣裡面，都是些精明強幹之人，所有見識不同凡近。單說裡面有一位是個滿洲人，姓平名正，出身部曹，心地明白，志趣高遠，兼之酷嗜風雅，金石書畫，尤所擅長，在漢人當中已是難得了，在滿人當中，更是難得。後來由部曹內轉，熬來熬去，居然禹門三汲浪，平地一聲雷，外放了，放了陝西按察使，由按察使升了藩台，由藩台護理撫台，不久真除了。這一下子，可出了頭了。陝西地方瘠苦，卻也安靜無事，這位平中丞，正中下懷。他的幕府裡，有一位姓馮的，叫做馮存善，還有一位叫做周之杰，都是極講究書畫金石的。平中丞本是閩閩之家，祖父很留下幾文錢，雖算不得敵國之富，在京城裡也數得著了。當初當這個清閒寂寞部曹的時節，除了上衙門之外，便是上琉璃廠搜尋冷攤，什麼三本半的《西嶽華山碑》，他也有了一本，唐經幢石榻，他也有三四百通，還不住在旁搜博彩，十年之後，差不多要汗牛充棟了。及至放了外任，這些東西，滿滿裝裝裝了三隻大船，好容易弄到陝西。升了撫台之後，特特為在衙門裡蓋了九間大樓，自己算是清秘閣。自公退食，便和馮、週二人摩挲把玩。有天，平中丞生日，預先告訴巡捕，就是送壽屏壽幢的，都一概不收，別樣更不用說了。

各州縣都知道這位大中丞一清如水，而況預先有話，誰敢上去碰這個釘子呢？卻說那時的長安縣姓蘇名又簡，是個榜下即用，為人卻甚狡獪，專門承風希旨。既知這平中丞愛骨董的脾氣，趁他生日，特特為打發家人送一分禮，這禮卻只有兩色，看官，你道是什麼呢？原來一個唐六如的《地獄變相圖》的手卷，的確真跡，裝璜的也十分華美，是宋五彩蜀錦的手卷面子，上面貼著舊宣州玉版的襯紙，澄心堂粉畫冷金箋的簽條，題簽的人是太倉王搢，一件是原榻《董美人碑》，連著張叔未的題跋，據說那碑出土未久，是從前出過土又入土，入了土又出土的，甚為難得。又做了兩隻楠木小匣，把兩件東西盛好了，請巡捕送上去。巡捕別的不敢拿上去，書畫碑版是中丞大人愛之物，似不至於碰釘子，因此就拿了進去。這時平中丞正和馮、週二位在那裡審辦一本宋板書，是《蘇長公全集》。平中丞戴著玳瑁邊近光眼鏡，含著小煙袋，坐在簽押房裡一張斑竹榻上，正翻著一葉和馮存善道：「你看這兩個小印，一個是『堯圃過眼』，一個是『溜藏汪閩源家』，既然是堯翁的藏本，為什麼有汪氏圖印呢？」馮存善道：「聽說堯翁遺物，身後全歸汪氏，汪氏中落，又流落出來，於是經史歸了常熟瞿氏，子集及雜書歸了聊城楊氏，這書或者又從極氏流落出來的，也未可知。」

平中丞聽了，點頭無語。巡捕在簽押房外，影影綽綽的不敢進去，平中丞回轉頭來，卻看見了，便問是誰？巡捕走了進去，捧了兩個楠木匣回道：「這是長安縣蘇令孝敬上來的。」平中丞道：「哼，他倒敢以身試法麼？」周之杰望了一望說：「這裡頭是什麼？且打開來看看再說。」巡捕連忙把匣蓋開了，周之杰先去打開手卷，見這個手卷畫著許多乞丐，也有弄蛇的，也有牽猴子的，約略數去，約有二十幾個，用筆真是出神入化，平中丞連連贊好。又打開那部帖，看了後面的圖印，馮存善頭一個說道：「這件東西倒難得，和中丞舊藏的《張黑女志》可稱雙璧了。」平中丞此時喜得心花怒放，連說：「難為他了，難為他了。」巡捕尚呆呆的站著一旁請示，平中丞說：「這樣壽禮，清而不俗，就收了他也是不傷廉的。」巡捕得了平中丞吩咐，退了出去，告訴蘇又簡的家人，說：「壽禮大人收了，並且喜歡的很呢。」蘇又簡的家人自然揚揚得意而去。這裡平中丞和馮、周兩人細細品評，說：「看不出這蘇令倒很風雅，看來也是咱們同道。」馮存善道：「中丞的畫箱裡宋元畫最多，明畫就少，得此足備一格。」平中丞道：「何嘗不是？前我在琉璃廠文翰齋看見一本唐六如的『竹深留客處，荷淨納涼時』的橫幅，索價六百兩，後來給張蓮叔搶去了，我至今還懊悔。」

如今有了這個，幾時回到京裡，可以把他來傲張蓮叔了。」馮存善道：「那張蓮叔莫非就是國子監祭酒張秉彝麼？他的收藏甚富，卻沒有四王吳惲，他說四王吳惲是人人皆有之物，他所以別開蹊徑，專收宋元，和中丞的見解差不多。可惜那年在京時候還不曾相識，沒有看過他的東西，想是眼福淺的緣故。」

平中丞道：「他最著名的徐熙《百鳥圖》、趙昌《明月梨花圖》、管夫人的寫竹，柳如是的畫蘭。而且管夫人的寫竹，有趙鬆雪的題詠，柳如是的畫蘭，有錢蒙叟的題詠，多是夫婦合璧，這就很不容易呢。」周之杰道：「中丞的黃鶴山樵《長夏江村圖》、趙鬆雪的《江山春曉圖》、董恩翁的《九龍聽瀑圖》，都不輸於他處。」平中丞道：「他還有幾部好碑版呢！《劉猛龍碑》、《鄭文恭碑》、《茅山碑》，種種都是精華。這些尚不算稀罕，並有董香光的手書《史記》，趙鬆雪的手畫《妙法蓮花經》，可算是件寶貝。現在這種世界，人人維新，大家涉獵新書學來不及，那有工夫向故紙堆中討生活，我看講究這門的漸漸要變作絕學快了。」說罷，歛歛不置。三人賞鑒了半日，平中丞有些倦了，馮、週二人方各退出。

明日，蘇又簡上院，就蒙傳見，很誇獎了幾句，說：「現在抱殘守闕的寥寥無人，老兄具這樣的法眼，欽佩得很，將來倒要時常請教請教。」蘇又簡聽了平中丞這幾句，如被九錫，下來的時候，面孔上另有一番氣色了。

再說陝西自從被蘇又簡開了這個風氣，以及各府各州縣，紛紛饋送書畫碑版，把一座撫台衙門，變做舊貨店了。然而平中丞卻不以此為輕重，委差委缺，仍舊是一秉至公。大家到後來看沒有什麼想頭，便也廢然而返了。平中丞在陝西撫台上過了三四個年頭，又值朝廷變法之際，知道平中丞明白曉暢，便在陝西撫台任上調他回京。平中丞等後任接印，交代清楚，便由旱路渡黃河進京請安時候，上頭很拿他鼓勵一番，不久就補上了戶部侍郎。事情雖煩了點，然而他還是陶情詩酒，專搜羅書畫碑版，以此自娛。在陝西撫台任上，又得了許多東西，除掉幾件銅器之外，還有些原石，有一塊大唐貴妃楊氏之墓的墓碣，已經打斷了，平中丞花了四百金買的，做了個紅木架子把他安上。那塊墓碣是麻石的，又粗又笨，又打斷了半截，只剩下「大唐貴妃楊氏」六個字，「之墓」兩個字已經沒有了。平中丞視為至寶，特特為放在自己蓋的百宋千元齋裡，有什麼知己朋友，和懂得此道的，才引他進去看一看，其餘那些人，輕易不得一見。所以有些人叫這百宋千元齋叫墳堂屋，說既然不是墳堂屋，為什麼樹著墓碣呢？

這番立憲，派了他做考察政治大臣，請訓之後，便有許多入替他餞行的，不是在陶然亭，就是在龍爪槐那些名勝地方，還有人薦隨員的，想謀出洋的機會，這是官場故態，也不必絮聒了。等到將要動身的前幾日，一班同派出洋考察政治的，天天過來商量起

程的事情，以及調隨員等等，直忙得不可開交。

看看同派出洋考察政治的那幾位，諸事業已就緒了，自己除掉常在身邊的，如馮存善、周之杰那些人之外，就是幾個翻譯，幾個學生，寥寥無幾。那天才下半天，剛剛閒了點，走到書房裡，打開抽屜，把人家薦給當隨員的名條理了一理，竟有一百多個，看那些名字的，平中丞也有知道，也有不知道的，便吩咐門上，知照他們所有由各處薦來願當出洋隨員的，盡兩日內來見。第一日，便來了五十多個，也有寬衣博帶的，也有草帽皮靴的，也有年輕的，也有龍鐘的，無奇不有。平中丞人最精細，逐個問他們幾句。這一天便把他累慌了，心裡想明白還有一日，索性拼著精神細細的甄別，其中或有奇材異能，亦未可知。到了第二日，又來了五六十個，客廳上都坐滿了，平中丞照昨日一樣，逐一問了幾句話，不覺哈哈大笑，說：「你們諸位，各有專門，或是當過教習，或是當過翻譯，或是遊歷過，或是保送過的，或是辦過學務的，或是辦過礦務的，或是充過幕友的，或是做過親民之官的。人材濟濟，美不勝收。諸公具此聰明，具此才力，現在都想趁這個出洋機會，圖個進身之階，這也是諸君的苦心孤詣，兄弟何敢辜負。但是兄弟有個愚論，書上說的好，立德、立功、立言，這三項都可以並垂不朽，倒不是以富貴窮達論的。諸君的平日行事，一個個都被《文明小史》上搜羅了進去，做了六十回的資料，比泰西的照相還要照得清楚些，比油畫還要畫得透露些。諸君得此，也可以少慰抑塞磊落了。將來讀《文明小史》的，或者有取法諸公之處，薪火不絕，衣鉢相傳，怕不供諸君的長生祿位麼？至乾兄弟，才識淺陋，學問平常，此番蒙上頭的恩典，派出洋去考察政治，順便閱歷閱歷，學習學習，預備將來回國，有所條陳，興利的地方興利，除弊的地方除弊，上補朝廷之失，下救社會之偏，兄弟擔著這個責任，時時捏著一把汗。諸君流芳遺臭，各有千秋，何必在這裡頭混呢？況且兄弟這裡，已經人浮於事了，實在無法位置諸君，諸君須諒兄弟的苦衷。回去平心靜氣，把兄弟的話想一想，自然恍然大悟了。」平中丞說完這番話，那些人絕了妄想，一個個垂頭喪氣而歸。

做書人左鉛右槌舌敝唇焦，已經把文明小史做到六十回了，可以藉此暫停筆墨。

正是：

九州禹鼎無遺相，三壘陽關有尾聲